

小
经
典
丛
书

感想 与 风景



■
〔日〕

横光利一 著

■
李振声 译



感想与风景

〔日〕横光利一 著

GANXIANG YU FENGJING

感想与风景

——横光利一随笔集

- 作 者 [日]横光利一
译 者 李振声
策 划 袁杰伟
责任编辑 杨 雯 张 英
封面设计 羽 人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市京鲁排印部
印 刷 北京市门头沟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57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5442-1075-8/I·179
定 价 15.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纳凉	1
海草	4
感想与风景	6
旅	10
日记	13
作家的奥秘	15
过去的笔迹	22
杂感	27
大阪与东京	30
静安寺的碑文	36
人之研究	46
母亲的茶	57
季节	61
在滩的日子里	65
琵琶湖	68
胜负	75

梅雨	78
衣着与内心	82
梦境种种	86
我的生活	93
外国语	94
如何发展	97
我与日本	99
思考的芦苇	106
北京与巴黎	120
欧洲纪行	132
匈牙利行	269
意大利行	272
瑞士行	277
奥林匹克记	279
奥林匹克开幕式	281
译跋	292

纳 凉

让人想起凉快的事可真不少。

我觉得，比起海滨，湖岸更凉快些。湖边呢，比起有风的水面，灯火倒映在无风而纹丝不动的水面上，谁人的身影难以辨认，只听得人声，叹息着“热呵”的石埠头四周，就更有凉意些。

碗里湿润的菜叶显得新鲜欲滴的吃晚饭时分；浆得笔挺的浴衣刺着背脊的皮肤当儿；拂拭着尘埃的脚板下，草席发出让人熟悉的、从不爽约的挤压声的时候；就连世上最稀松平淡的夜来香也识不得，却楞楞眺望着开在河原上的花儿的时候；

——夏天，就是这么一种让人乐而忘却所有物名的日子。

朋友和熟人携家人出门去了，即便碰不了他们的面，也会信步前往；有时连散开的衣带也忘了系好，就这么敞着怀上人家的门；像这类直冒傻气的事，尤其让人生出凉快的联想。这些大致都是夏天

的面目吧。

天一擦黑，就连潜入空宅溜门撬锁的贼，也不知怎么的，身子迟钝得失去了贼样；在漫无边际聊着志怪故事的阴森感觉中，打着团扇，更觉凉意袭人；诸如此类，夏天，就是在不经意的地方寻求情趣的日子。

天气太热的时候，我喜欢追忆少年时感受过的凉快聊以自慰。追忆是给人带来凉快的东西，没有比早已淡忘了的纳凉的记忆更贴近天堂的事了。在厌倦了放焰火、垂钓、游山这类活泼好动的追忆之后，那个徐徐浮起的寂静的情景，好比提灯下的莲叶，生有青苔的泉石四周那不绝如缕的驱蚊烟的飘摇，以及时时停歇在素洁竹帘上的蛾子随风摇曳，不见人迹、惟见横陈着直纹桐木制就的音色纯正的琴瑟的屋子，仿佛不堪苦夏而瘦成了细挑个儿的折叠门蓦然动了一下时候，洒水后潮润的庭院里蝉声远去的傍晚，迎佛的篝火摇曳着点燃起来的时候，我为我国古老而优雅的习俗所感到的喜悦，都无过于此了。

去年夏天，我是试着一直呆在家里度过的。记得那些逃到远地去避暑的朋友寄来的许多书信，对我也没起什么诱惑。在自己一直居住着的屋子里，连暑热也没意识到，就迎来了秋天，回想起来，真是蠢人的所作所为。的确，对自己居家的暑热都木然

无所感觉,就这么过着日子,看来我身上连心灵的居所也没有了。

海 草

在这片海面上，清晨和傍晚都有船出海去。朝夕之间，海草在满朝的沙滩上散乱地描出曲线，岩石浮出海面，粉红色的贝和细沙，像海之花，杂乱地开着。我喜欢在这样的清晨里吸烟，一边嗅着海盐的气味，一边踩着昨夜海潮遗落下的海草。这时分，通体透亮的岬石就像鲜锐的牙齿，横卧在海面，从寂静的海面上占卜这一天的吉凶。渔民瞅着岬石顶端的日辉，行着他们的船。昨晚点着篝火出海去的船，在旭日里满载而归。有时，不知从何处蹒跚而来的渔民的孩子，在海滨新鲜的海苔上打着滑，勇气十足，裸着腿，攀上浸透了盐味的岩角。有时，手持苹果的患病少女，呆然伫立在一派肃穆的海色中。

到了中午，鱼把家里的厨房都快挤破了。鲛鳐是跳累了的大海的小丑，披着胄甲的虾是倒伏下来的大海武士，鲑鱼是从海上刮来的树叶。等到这些家伙上了餐桌，变成了一堆凌乱的骨头，孩子们便在

海边的沙滩上过起家家来，他们手持代替树枝的海带黑茎，一手捧着直冒热气的甘薯，然后，一俟新郎新娘的角色分头选定，便着手用光亮的贝壳做起买卖来。大海一边做着他们游戏的陪衬背景，一边却渐渐变得暴烈起来，海浪冲撞屹立的岩石溅起飞沫，船帆倾斜在海面上，岬石面对啮咬的海浪吠叫起来，但这些并不足以扰乱海滩上坐着的小新郎小新娘们的游戏，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甘薯买卖行情和甘薯的温凉，并不去为海浪的狂暴担惊受怕。

到了傍晚，大海整个儿沐浴在夕阳下，柔和地喧嚷着。渔民的妻子在海滩上眺望海上远远归来的丈夫的船。船终于驶上了海滩。船板一揭开，装满了鱼的船底，突然像曙色一般灿烂生辉。渔民卷袖捋臂，攥住活蹦乱跳的鲜鱼，鱼在自己敏捷的身姿映着海滩的当儿，被从妻子的手里传递到了孩子的手里。妻子和孩子扛着让鱼弄破了的鱼网，趑趄踏上归家的坂道。于是，到了夜里，阵阵海风便吹刮起搁在海滩上的渔船龙骨来。

一个夜晚，有只渔船出海后，就一直没有再回来。渔民的妻子在海滩上点起篝火，哭着，面朝那块海面，一直伫立着，第三天的清早，人们发现她像海草一样倒在了岩礁上。

感想与风景

屋和墙

6

租屋那会儿，比起屋子本身，周遭的庭院更让我动心，我是以几欲欢呼雀跃般的心情租下屋子的。订租契的一刹那，我突然犹豫起来，“可这屋子……”，这一转念之间，对屋子的整体感觉里，就有了一丝不乐意的意思，总觉得在明朗的感觉中，不知怎么的就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阴影留在了心头。

后来，对这屋子的感觉越发有了改变，心里老觉得那堵北墙对我是个压抑，接着，我病了，卧了两个月的床，到快痊愈时，突然母亲过了世，随之家里人又一下子闹起病来，这一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期间，周遭的院子在绿意中结出了草莓，垂下了葡萄串，无花果、栗子和梅子，都结得盈盈实实。在一家三口疾病缠身的背景上，却不断结出了这些果子，这

一风景有种反常的意味。昨天，友人的小儿死了，他来到我这发生变故后还不到两个星期的家里，不意从饭厅的墙上感觉到了压抑，友人说，门是不能朝北开的，可我说原因是这堵墙。真是蹊跷，一向就像突立在心灵跟前似的墙，会和呼吸器官的疾病有关系。

重租新屋时，我一直惦记着看看墙。要是有几分不中意而忍耐着，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一点点心灵的阴影，就会在生活中扩展开蓬松的羽翼，默默地笼罩在我的命运之上。

人与仪式

我那失去了孩子的友人，是属于那类让人惊异的男子。他说：“孩子死去的那一瞬间，我不知不觉作出了合十的动作。真是奇怪，说起来，仪式这东西，懵里懵懂是没法做的。就像是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一样。”

仪式实际上是很奇妙的。和他一样，对拘泥于仪式的事，通常我也十分嫌厌，但对母亲过世时出于礼仪前来吊唁的人，却至今仍映记在脑中。要说一个人的死，对幸存的亲族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便是会出现这样一幕谦逊的情景，即一笔勾销了与聚集到死者身边来作别的人们之间平日的宿怨，并怀着感激的心情，向他们低头致意。这一情形，仪式之外是

不可能轻易遇见的。即便是怀着怨恨赶来参加仪式的人，我们也该对他满怀感激之情。我们常常遇见不管什么仪式都会跻身其间的人，这种人肯定会为众望所归，拥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不是那种带着狡诈的心计跻身仪式的人，与其说他们是心底里存有慈悲心肠，毋宁说是拥有悠畅宽大通融无碍的爽朗心情。Swedenborg^①说，由人界进入天界的驿站是教会，这便是仪式意义之所在。形成此仪式者，想必是人从某种丑陋邪恶的集团中解脱出来那一瞬间，显得馥郁芬芳的某种东西的结晶。仪式的发生不是人为的，如同道德的产生，唯有在人们清朗的心情之中才能形成。总之，对拘泥仪式持轻蔑态度者，我以为距离完善还遥远得很，而不能跻身仪式的人则肯定是不幸的。

一种风景

友人尚不足两岁的小儿演戏。足登芒鞋，手持木杖，白寿衣搭在肩上，有点胆怯拘谨地站着，然后进了壶口。从今往后，他将独自走上漫长的旅途。

① 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瑞典哲学家、科学家，神秘主义者。早期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1743年获得灵验后，转向宗教研究，宣扬独特的神秘主义思想。

这难道不是很勇敢的身姿么？

优昙花

我家天井里近来开了优昙花。据辞书说，这是“三千年绽放一次的想象中的花”。这想象中的花，其实是出乎想象的花，像霉菌似的，饰着白色花粉的雄蕊聚成一团，很少见。近来，我常常会在花下微笑，为什么会笑呢？多半是次亚盐酸素一类的东西刺激笑神经所致。据说，此花一开，这一家的人就会死去，然而，我却在优昙花下日显消瘦。若有连这类风景也不愿舍弃的地方在，对我说来就是三生有幸了。

旅

去初次踏访的地方旅行的一大乐趣，便是从中感受自己在想象中所构成的对这块地方的幻想，与它实际的风物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这种感受自然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不知不觉中谁都会做的。不过，请注意，要是从自己的幻想与实景实物之间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异之乐趣，预想压根儿落了空，在这种情形下，徒有失望之感，那就划不来了。

第一回上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去，无意中尝到了从未尝到过的美味，便不由得嚷道：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日本第一美味！这当儿，要是听别人说起，此话谁谁谁早已在什么地方写着了，你便会接口道：真的？这与其说是觉得此事并非自己信口胡说，果然还有别的人也是这么感觉的，还不如说是在赞赏说出“日本第一美味”的自己。

前年春季去山形县的鹤冈，没承想吃到的鲷鱼鲜美异常，便开玩笑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一级

鲷鱼!”马上就有人说起,田山花袋也说过这样的话。

上京城时,为朝鲜旅馆的典雅所打动,便嚷道:这无疑是日本最好的旅馆!不,这是谁都会看重的东洋第一流的旅馆!可建筑物和鲷鱼之类是随处可见之物,往往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最好的,到了别的地方就算不上了,所以要探寻日本最好的东西的话,旅途中随处可见,要多少有多少。

自己的想象和实地之间相差得极为悬殊,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发生在内地旅行中,而是中国的上海、哈尔滨。哈尔滨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杂居城,换句话说,无处不具有让我们觉得趣味无穷的魅力。看到有那么多人自杀,又觉得生活在这里,人的意趣便会丧失殆尽,但作为城市本身,却有着难以想象的新奇。若是询问呆在大连到长春这一段的日本人想不想回日本,很多人会说,不想回去。可一到哈尔滨,便都说想快点回去,大概日本的流言文波,从日本的北方到中国的长春一带已成强弩之末。

住在上海那会儿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跟语言互不相通的人在一张桌子上相对而坐,眼光碰在一起,心里会觉得别扭,对方也会和我一样,内心萦绕着复杂的心思,再加上彼此压根儿互不理解,因而对这障在眼前挡了自己视野的赘余肉体,就不免窝火。假如有这么两个人,只会“我爱你”这句话,都向对方说“我爱你”,那准会虽则觉得是在说瞎话,却又觉得

这样一来自己才不致遭人嫌厌，两人都很沉得住气。“爱”这个词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总之，所谓“爱”，就是对身体这种存在物，即使障在眼前也毫不介意的、宽谅和被宽谅的事。“存在”和“爱”不仅仅相似，在阿伊努^①语中，一说到“！”，就有着“存在”的意思，“AINU”这个词也就是“人”的意思。在语言彼此相通的人之间，通常是既不会产生也不会特意去思索是不是人之类的问题的，若与语言不通的人一小时两小时地一直面对面相处着，虽则是同样的人，但我们对平日根本不加留意的人这个词的概念，就会有更为清楚和仔细的玩味和重新思考了。我们的祖先去山野捕猎猪、鹿、鹤，不知不觉间遇上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在视界里，在这样的场合，他首先会考虑，这不是鹿，是人吧，并由此产生了人这个词，因此，我们和言语不相通的外人长时间相遇时，便正是唤起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的感觉之时。

① 阿伊努族，日本少数民族之一。